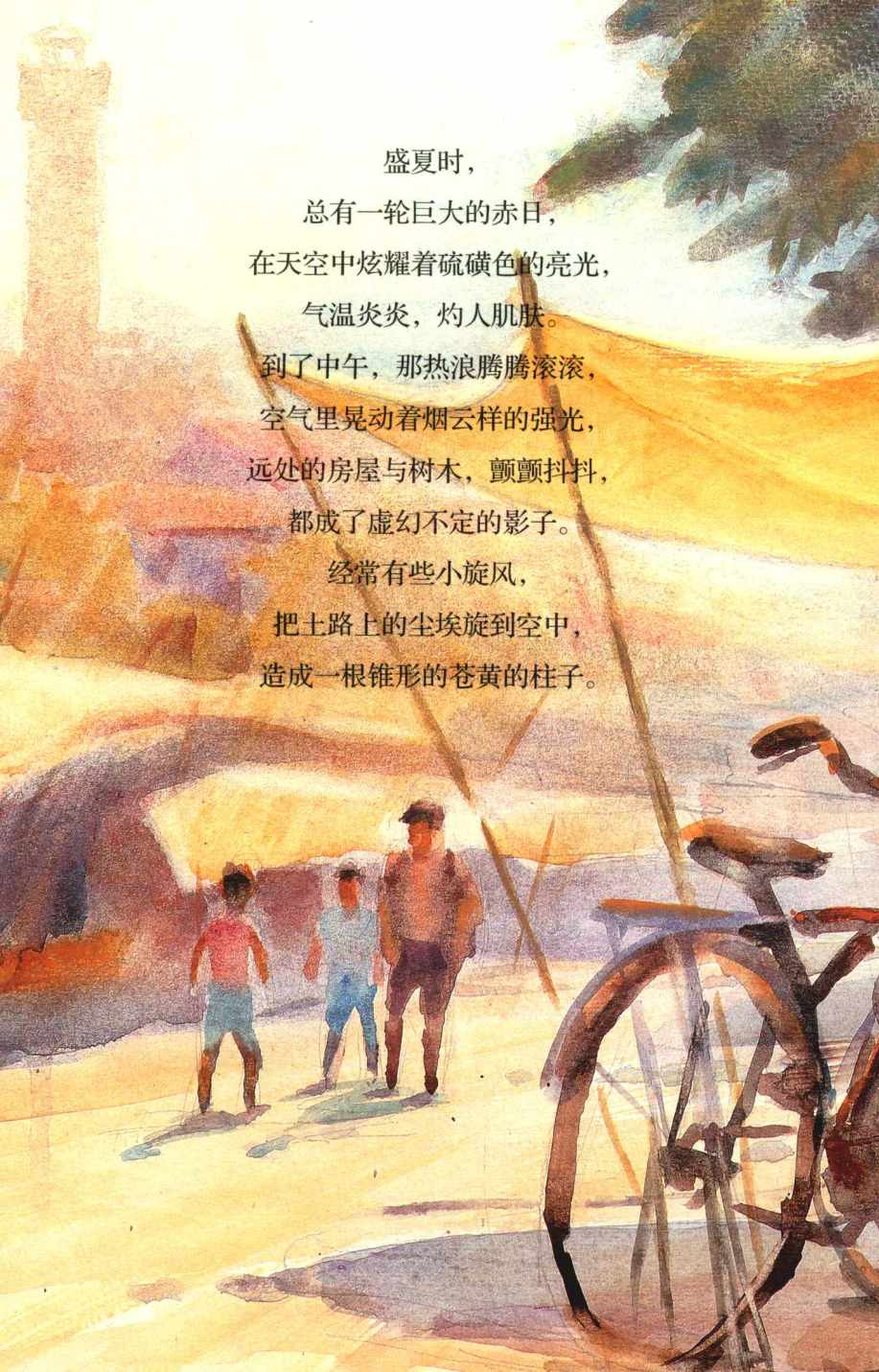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盛夏时，
总有一轮巨大的赤日，
在天空中炫耀着硫磺色的亮光，
气温炎炎，灼人肌肤。
到了中午，那热浪腾腾滚滚，
空气里晃动着烟云样的强光，
远处的房屋与树木，颤颤抖抖，
都成了虚幻不定的影子。

经常有些小旋风，
把土路上的尘埃旋到空中，
造成一根锥形的苍黄的柱子。

河边的芦苇丛中，
有一种声音怨屈、惨烈的怪鸟，
不住声地啼唤。
天气愈热，啼唤愈烈。
闷热的天空下，



似乎就只有这一单调之声，
而这单调之声，
由于是唯一的，
又是持续不断的，
于是把那份燥热感更深刻地印上人的心头。





乌雀镇中学有一条纪律：

夏日中午，

不论男生女生，一律到校午睡，

不得随意去自找阴凉之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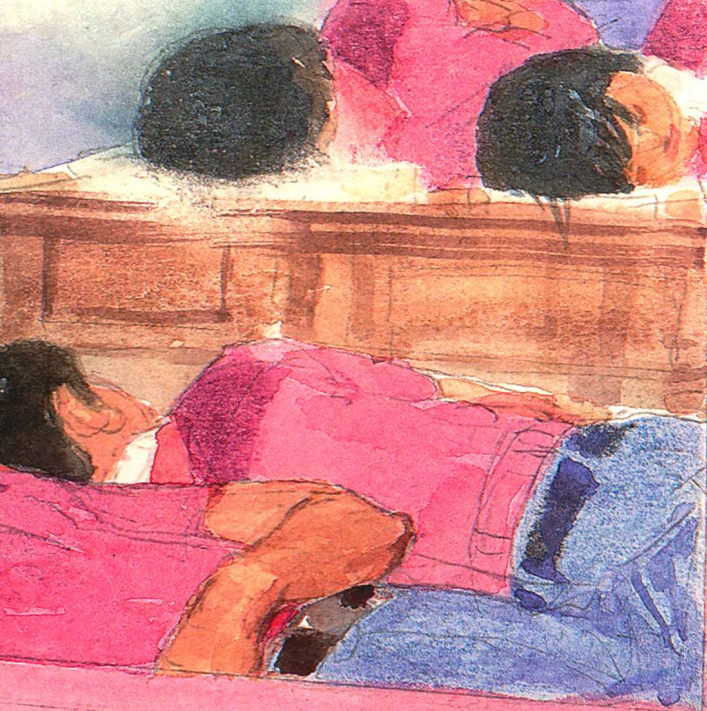
更不得下河游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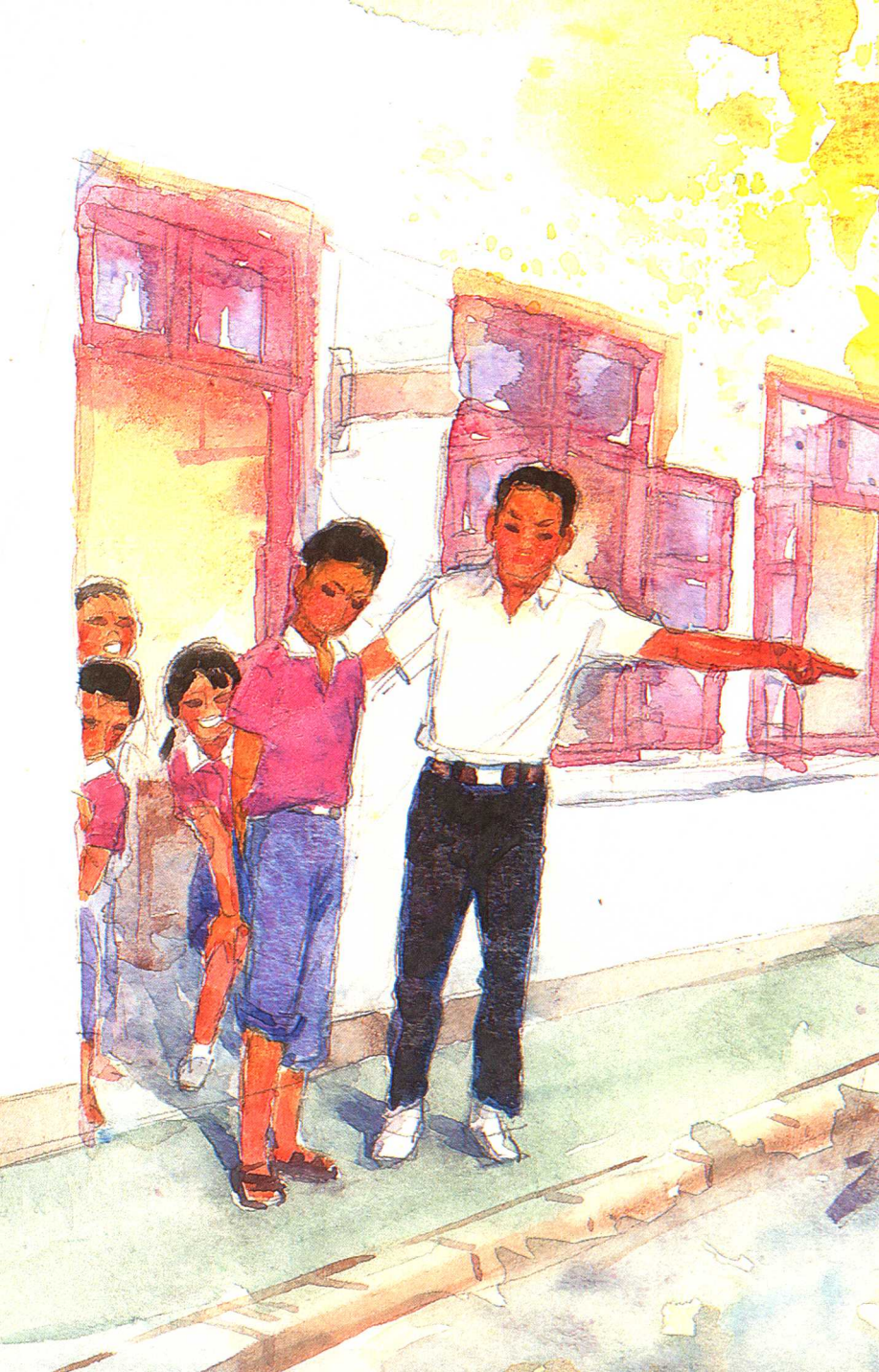
午睡时，女生睡课桌，男生睡长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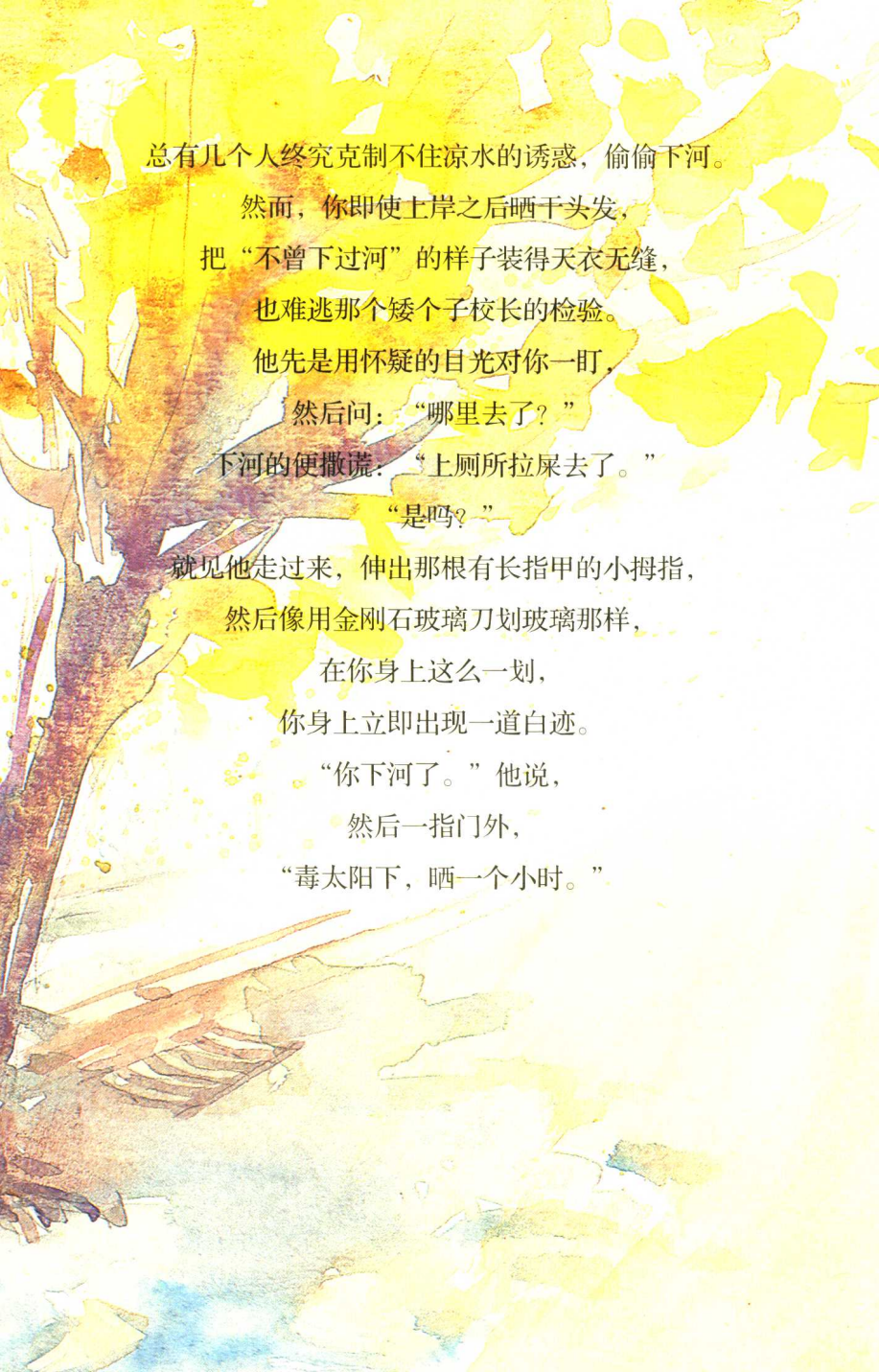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班长不睡，

班长的任务是巡回于座位之间，严加监督。

这莫名其妙的纪律，不知从何年立下，至今不改。







总有几个人终究克制不住凉水的诱惑，偷偷下河。

然而，你即使上岸之后晒干头发，
把“不曾下过河”的样子装得天衣无缝，
也难逃那个矮个子校长的检验。

他先是用怀疑的目光对你一盯，

然后问：“哪里去了？”

下河的便撒谎：“上厕所拉屎去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就见他走过来，伸出那根有长指甲的小拇指，

然后像用金刚石玻璃刀划玻璃那样，

在你身上这么一划，

你身上立即出现一道白迹。

“你下河了。”他说，

然后一指门外，

“毒太阳下，晒一个小时。”

这天中午，
真热得无处藏身。
趁班长趴在讲台上打瞌睡的时候，
我向好友马大沛使了个眼色，
两人便从教室后门溜了出来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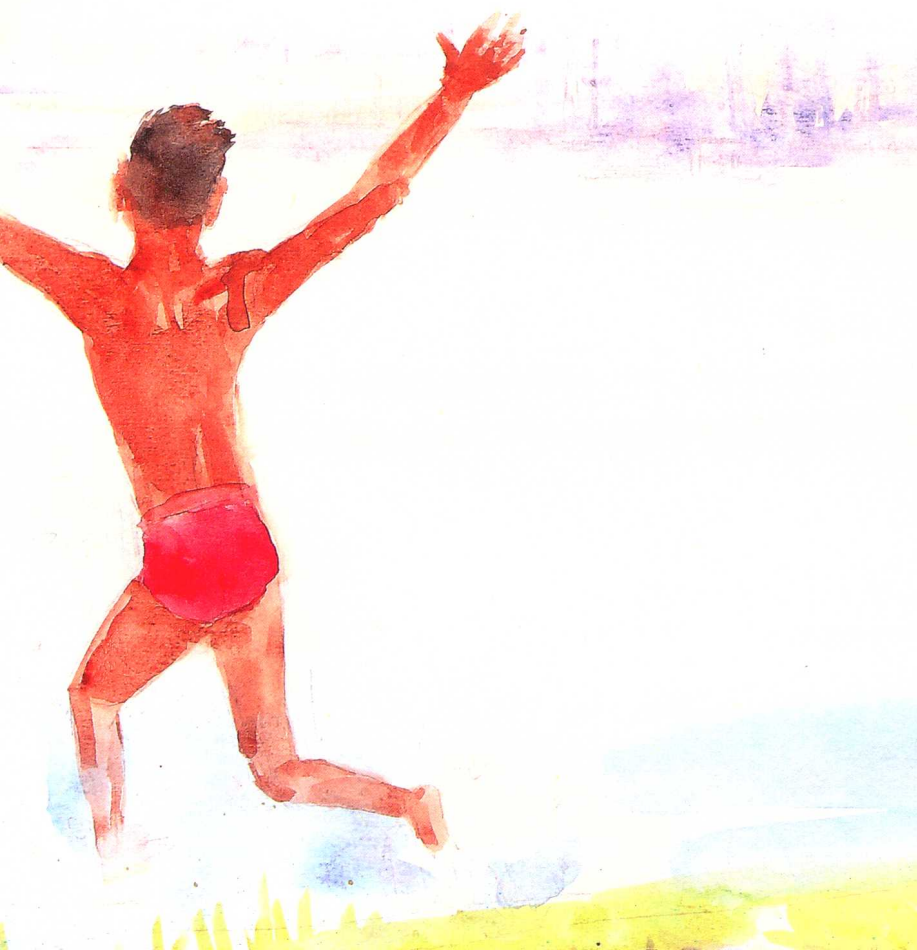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疯狂地直扑学校后面那条大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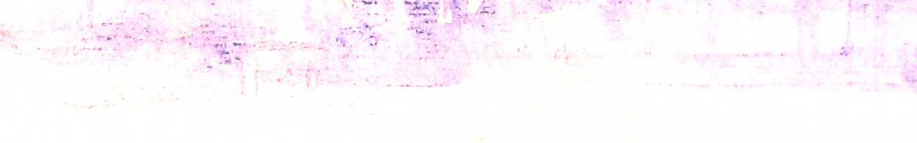
离河边还有十几米远，

我们就开始撕扯衣服。

我看到马大沛把一颗钮扣都扯掉了。

跳进水中之后，一股阴凉顿袭全身。





那一刻，

我二人心中便起一个念头：

这一辈子，再也不要上岸去了。

我和他只管在水中浸泡与玩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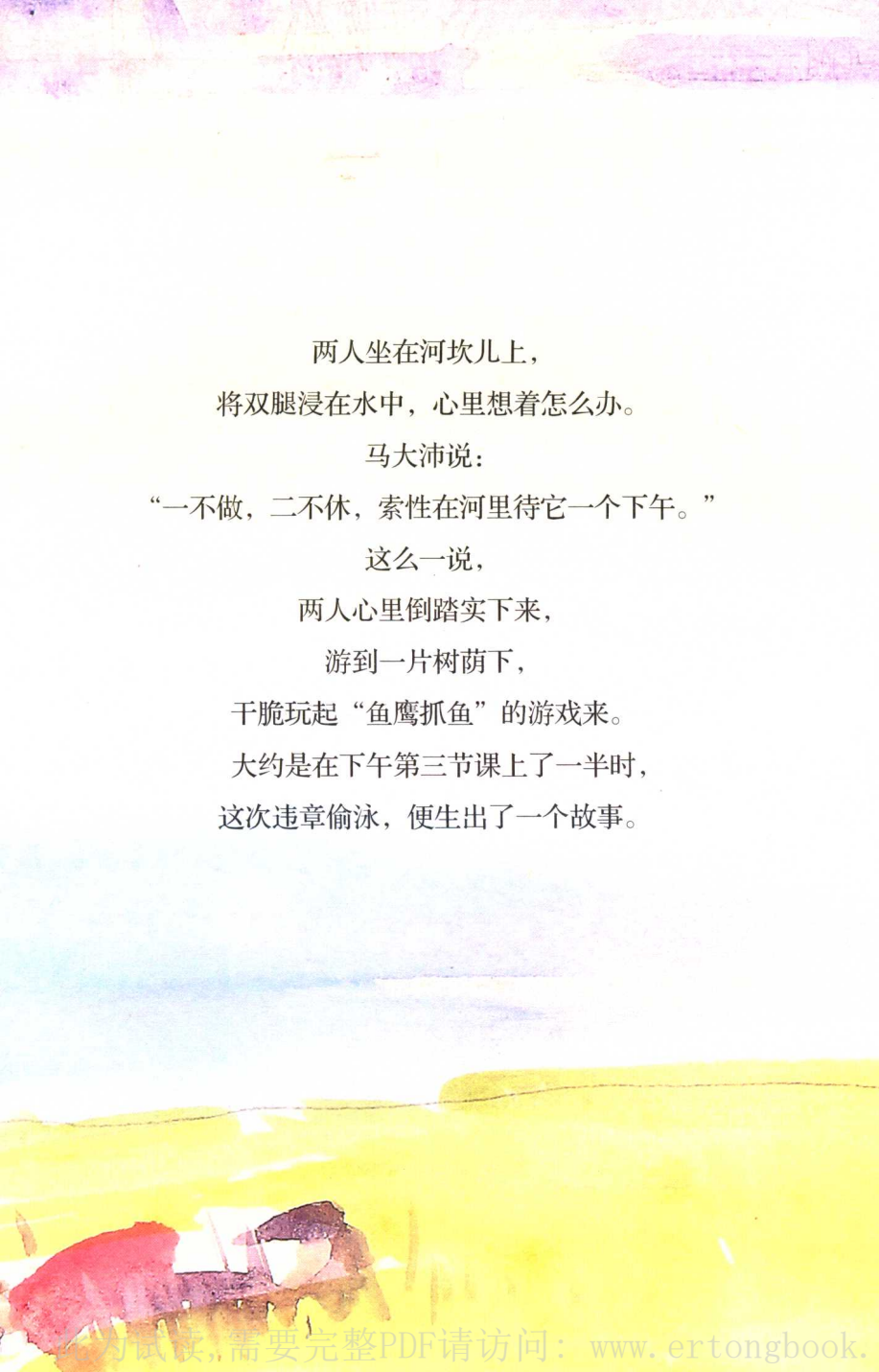
竟然把午睡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

甚至忘了上课。

等忽然想起，

大概已是下午第二节课正上着的时候了。





两人坐在河坎儿上，
将双腿浸在水中，心里想着怎么办。

马大沛说：

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在河里待它一个下午。”

这么一说，

两人心里倒踏实下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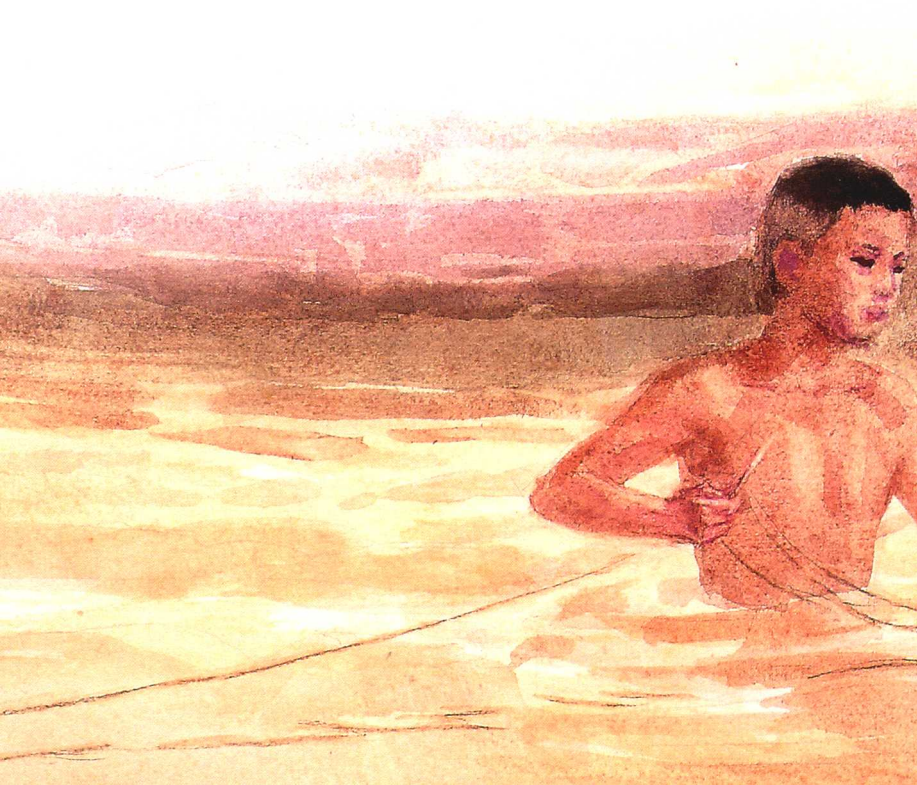
游到一片树荫下，

干脆玩起“鱼鹰抓鱼”的游戏来。

大约是在下午第三节课上了一半时，

这次违章偷泳，便生出了一个故事。

这个故事开头之后，
曲折蜿蜒下去，
竟然持续了许多日子——
当马大沛从水底抓我没有抓着，
又一次露出水面时，
高高地举起手，
朝我叫着：“线卡！”
我甩了甩脑袋上的水珠问：“什么？”



我朝他游过去时，
就见他手上托着一根没头没尾、似有无穷长的深棕色的线，
道：“真是线卡。”
我们下意识地转动着脑袋，
察看着四周的动静。
当看见远远有一只船行驶过来时，
马大沛马上将线抓在手中沉没于水里。
我们两人对望着，兴奋不已。



这里到处是水，
有水便有捕鱼人。
捕鱼的方法很多，
有旋网、丝网、拉网、捣网、扳网，有簦和罾等。

有一种捕鱼方法最蹊跷：

把一条小船刷成白色，

晚上，

把它撑到河心，

月光照着小白船，小白船就闪闪发亮，

一种叫“白跳”的鱼，

就会从水里跃起，

在月光下翻一个好看的跟头，

跌落在船舱里。





这地方上的人，
并不把鳊鱼这样的鱼看得很值钱，
最喜欢的是鲫鱼。
婚丧嫁娶，酒席上必有一碗鲫鱼。
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捕鲫鱼的手段：
在一盘长达一两里地的线上（线用猪血反复染过），
每隔四五尺远，
拦腰拴一根长一公分的细竹枝。
那竹枝两头削尖，
并柔软得可以弯曲，直至两头相碰。
然后用手一捏，
削尖了的两头戳住一粒泡胖了的小麦。
那竹枝叫“卡”，加上那根长线，全名叫“线卡”。

